

聊斋闲品

## 望尽天涯路

周振国

秋天怀人的句子，晏殊的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，无疑是千古佳句。晏殊是宋词婉约派代表人物之一，开创了北宋婉约词风，也是北宋政治家，官至宰相，为政有方。晏殊的词婉转含蓄，典雅秀丽、疏朗寥阔，即便是写兼葭之思，离愁别绪的，也不见脂粉气，少有怨恨颓靡凄惨感。晏殊留下不少秋水伊人佳作，广为传唱的经典名句如：“天涯地角有穷时，只有相思无尽处”“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”“满目山河空念远，落花风雨更伤春”“当时轻别意中人，山长水远知何处”等等，句句脍炙人口。

“兼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……”，王国维先生在《人间词话》中将“望尽天涯路”一句与他认为“最得风人深致”的《诗经·兼葭》并提，认为二者“意颇近之，但一洒落，一悲壮尔”；并且众所周知，王国维还将“望尽”句借用于其所谓“人生三境界”之一，即古今成就大事业、大学问的第一种境界——立志怀远，可谓巧妙！由怀人绝唱而为励志警句，虽与词作原意相去甚远，却与其意象特别虚涵，便于想象发挥再度创作是密不可分。

殷东半岛成山脉最东端，有一处伸入大海的石头，名成山头。《史记》载，当年秦始皇东巡到此，认为这里便是“天之尽头”，遂命宰相李斯刻碑纪念：“天尽头”。相传后来康熙到此，凭海远眺，浩瀚无际，留下御笔：“天无尽头”。王国维之所谓“三境界”，或人生大事业大方向，无疑也是没有止境的。就像晏殊登高望断，吟出“欲寄彩笺兼尺素，山长水阔知何处”？慨叹天涯无尽伊人难寻一样。只是王国维不曾将“望尽”改为“望不尽”。其实“望尽”二字，诗意苍茫，哲理深邃，“尽”与“不尽”，均在其中，均为题中意。

屈原的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无疑与王国维的“望尽天涯路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富有追问求索精神的屈原还曾留下一首长诗《天问》，提出了当时社会大多还无法回答、或者他人感到困惑的170多个(有说150多个)天文、地理、历史、哲学等方面的问题。历史发展到两千三百多年后的2021年5月15日7时18分，成功着陆火星乌托邦平原的火星探测器，取名《天问》，以“天问一号”命名，便是昭示世人，中华民族探索自然和宇宙奥秘征途漫漫，追求科学真理和科学精神永无止境。

当神舟十二号飞船将三名宇航员成功送入近地轨道400公里的太空空间站，当看到宇航员与地面视频就像近在地球的某个地方，当宇航员完成任务顺利返回地球如同只是出了三个月的长差，谁能不感叹人类真是了不起！而当看到三位“太空摄影师”发回的地球照片，映照上北非大陆、索马里半岛、埃塞俄比亚高原只是一丢丢儿大小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只是一颗闪亮的星星的时候，又让人感叹宇宙的浩瀚、人类的渺小！其实际极目寰宇，地球又何尝不只是一颗小星星？所以说，人类既要自信自己了不起，尽情地探索和创新，又要敬畏自然，顺应自然、呵护自然，追求天人合一、万物和谐，如此，世界才会更靓丽更美好！

还是晏殊的词：“凭高目断，鸿雁来时，无限思量”。事实上，不只王国维，就像多少个人心中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一样，多少个人心中恐怕就有多少“望尽天涯路”。

刚开始的时候，二姨夫可可怜我父亲，赶上哪次杀猪多了就会偷偷地把我父亲带进去吃喝一顿。那是我父亲最快活的日子，他总是早早地去，帮我姨夫打下手。熬汤的活儿他争着抢着就做利索了，啃一次骨头会让他高兴好几天。后来去不得了，他跟食品公司的人也熟络了，就不再偷偷摸摸，而是大摇大摆地去了。

有一次煮肉，父亲又是早早地过去。这次他带了一包自己配好的几味中草药，趁二姨夫不注意扔在汤锅里。肉还没煮熟，香气已经溢满了半条巷子。食品公司主任跑过来，问我二姨夫是怎么回事儿。二姨夫只顾在汤锅后面低着头干活，也没太在意，就跟主任说，没怎么啊？怎么了？

主任说：“你鼻子让姐堵住啦？还没闻见香味儿？”话还没说完，副主任带着公司的好几个职工跑过来，都是奔着这香味儿来的。

二姨夫疑惑地看看我父亲。父亲也红了脸，嘿嘿地笑着说：“也没什么，就是在药铺弄了几味中药放进去。你们放心喝吧，滋补壮

书人书话

## 诗的明澈之境

曲令敏

拿到高春林的两本诗集——《漫游者》《神农山诗篇》，在久已忘记的焦渴里，有种想要举杯为饮的渴念被唤醒。岁月忽已晚的自暴自弃，和某种源自现实世界的荒诞与绝望。我埋头在网络小说里，不知今夕何夕。是高春林的诗，拨动了落叶纷飞的心弦，让我抬头看见了不曾远去的山河仍在，看到了《徐玉诺故居》《白龟湖，水波涌的下午》《炭间雪》《荆花出现了》，看到了根系深远的诗歌的血脉，看到了杜甫、李商隐、苏东坡和朱载堉，看见了那座落满光阴的神农山……不是眼睛看见，是心看见，是一颗老心灵重又犁开四季盘扎、雨雪交替来的泥土大地，于是，从昏睡中醒来，有了泪水，有了呼吸……

读春林的诗，感受到一如雅文泰的隐忍，内敛，洗脱了生活中和生命中的尘土，很少言及“自己那点儿破事儿”，给这个充斥着各种表演与喧嚣的时代提供了一面镜子。在这个“文学创作”繁荣得无以复加的时代，写诗的人很多，但读诗的人却很

少。诗，成了圈子里的传诵。特别是一些看上去很高端的诗，压根儿就不是好诗，从不好我这般愚钝的草根儿能看的，仿佛能读懂的人越少，那诗才越上档次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悖论，古人如白居易、柳三变，但凡有水井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诗和词，且至今还在流传。这话扯得远了，我是想说，我喜欢高春林的诗，就是因为他心里有读者，从不故作高深。但这不代表他的诗没有境界，没有深深远远的的心灵探索与抵达。

翻阅《神农山诗篇》，打开的是一个自然世界也是精神世界。春林的诗触动我最深的，是朴素和明澈。就像是穿行在云彩叶子之中的冬阳。就像是通往诗人心灵深处的细草小径。他的明澈，是金星，是月牙，是它们普照下的自在山河。尽管收藏了无以量计的历史和文化，青山还是那青山，河流还是那河流。所有事与物与人的叠加，无论显与隐，都不言自明，让读到它们的人经由文字看见了裸露的现实与历史，看见了无以言说

的本然。我相信，有信仰的诗人都不会浪费字词和别人的时间，他老老实实地地结果子，且把最好的果实捧出来。我曾经走过无数条溪流，那水流一帘儿一帘儿平铺或垂挂，水流下是晶莹的五彩石，是大山不动声色却浩浩荡荡的气息，再不济，你也能看见水面上的天光云影，且心领神会，无须一个形容词。

明澈，不是大白话，有时候它是“欲辩已忘言”，有时候它是“欲说还休”，更多的时候，它是一个诗人的道行和操守。需要胸怀的宽广、视域的辽阔，需要超越时代、超越自我。读高春林的诗，总是能遇到意蕴万千的明澈，对于浮躁日久的人来说，是鞭笞更是福分。

春林的温暖和清冷都在于他的淳朴，他来自郑县安良一个偏远的山村，他从来不曾忘记，他是农民的儿子，是底层的一介平民。为了清醒，为了诗歌，他放弃了仕途升迁。多年来他一直走在边缘。他的诘问与抗拒源自血脉，源自切肤的疼痛，

绝不是某种高地上的表演，自命清高的表演。所以，他的诗因发自深心而不隔。他说：“我蜗在貌似的安逸里，也许可以不想什么了。可是报纸上无聊的花边爆料像雪片覆盖暴力、拆迁和悲伤的群体。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了，夜太长。你们，给我词……”

读高春林的诗，我最大的感受是他的诚朴，唯有赤诚，能让人看见事物的原貌，连同附着其上的光泽，连同激湍不止的内魂。朴，则是诚的延伸，是剔除一切遮蔽，让事物本初的纹理与色泽与气味在字间词间呈现。

张佛说：“总觉得有什么用来盼望。慢慢地变老，失去一切和所有人。”作为一个有生必死的人，诗人的盼望是一个醒着的梦——就是这些词和另外的词，就是有灵性的诗句在黑暗里低飞。作为一个读者，我的盼望就是余生能读到高春林以及更多诗人澄澈的诗句，进而让自己像干净的草木一样活着。



榴园惊梦(国画) 李刚

人与自然

## 秋天的色彩

张志峰

秋天的色彩最迷人。当秋天踏着时光的韵律缓缓而来的时候，大地上呈现出的是色彩斑斓的醉人景色。

初秋景色，如少妇般的光鲜润泽。秋光如许，秋风如扇，秋雨如烟，多了一份温馨，多了一份清爽，多了一份缱绻。大地上，到处都是郁郁葱葱。河边的柳，在秋风的摇曳下，荡出万千风情。路旁和绿化带中的树木，窜出的嫩枝嫩叶，已蓬松成偌大的树冠。树间绿荫婆娑，正是饭后散步纳凉的极好去处。各类小鸟，从早到晚在树间绕飞。燕雀唧唧，布谷声声，发出天籁般的声音。公园和绿化带中的玫瑰、月季、百日红，以及路边草从中野黄、喇叭花等秋时的花，好像在进行着选美比赛，它们绰约的风姿让你很难认定谁是花中仙子。仙子不重要，物美还怕没人赏？山坡上、果园里的果树，已挂满了青涩的小果。这些鲜嫩的小果，像刚走出家门稚嫩的娃娃，有些羞涩，也有些羞涩。细思，成熟都是从腴腆、羞涩开始的。田野里的庄稼，已长得茎壮叶肥，蓄势待发。菜园里的西红柿、黄瓜、豆角、茄子长势喜人，令人垂涎。

时入中秋，秋色则是美到极致了。秋光正好，不冷不热，最适人意。清爽的秋风，吹散了空中的污浊，留下的一片晴朗。缠绵的秋雨，涤去了世间喧嚣的尘埃，留下是一片静谧。万物进入成熟收获期，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。金黄的玉米，金色的谷穗，好像在田间的黄金，分外耀眼；红红的苹果、红红的石榴、红红的柿子、红红的枣，在绿叶衬托下，格外炫目。丰收的喜悦已挂在一张张笑脸，要说什么是幸福，这就是幸福。萋萋的蒹葭，在小河边摇曳，把河中的水搅得波澜起伏。路旁的银杏，叶子开始变黄，成为惹人注目的美丽风景。到叶落时节，好像在人行道上铺了一层黄地毯。温情的市政管理者，将银杏叶留置几天不扫，让人们欣赏。漫山的枫叶红了，像给大山披上红彩衫。拾取一片红红的枫叶，作为书签夹在书本里，也使你在阅读时享受一种温情与浪漫。桂花飘香，秋菊芬芳。长空雁鸣，鸿雁南飞。

晚秋时节，大地已是一片萧条。霜落满地，花销果尽。一池秋水如镜，几只寒鸦栖枝。风亦萧萧，雨亦潇潇。秋风如帚，扫去一片片落叶，树叶脱枝流水，落得个无可奈何。细思，落叶何须怨秋风？秋风扫也落，不扫也会落，打铁还须自身硬，谁让你耐不住秋寒呢？于是，他就跟妹妹摊牌说，咱妈仅在家里管管我也就算了，现在她连我工作的事儿也想管，这日子能过下去吗？妹妹又拿这话去吓唬母亲。谁知母亲根本不吃这一套，她说：“不知道好岁的东西！乡下孩子，住我们的房，吃我们的饭，我们娘儿俩把他伺候得像爷一样，家务活没让他碰过一指头，凭啥还这么仗势？他说过不下去，那你就拿话撞着他！想怎么都行，看看谁后悔！”

妹妹觉得母亲说的也有道理，就拿硬话撞住了妹妹。

新书架

## 《世界3:艺术史与博物馆》

高晓倩

“世界3”是英国哲学家卡尔·波普尔在哲学名著《客观知识》中提出来的概念，它是指由人在历史中创造出来又作用于人的再创造的知识世界。本书书名援引“世界3”这个概念表明了它的学术态度和志趣，即希望开放性地研究艺术史的起源、现状、发展和方法。

博物馆或美术馆近年成为学术界和公众文化一个共同关注的主题，由此也成为联系知识精英和城市大众的一个特殊纽带。特别是中国城市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快速现代化进程，把博物馆和美术馆在城市中的地位和职能问题推到了前台，

百姓记事

## 秋闲时节

桑明庆

肆意疯长，有的都能没过人的大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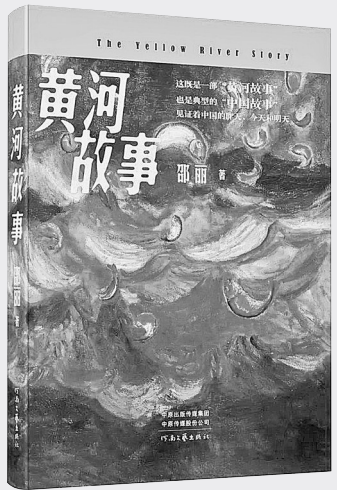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在几天里，割来十几担蒿草，足足有上千斤，再把五月打罢麦子留下的麦秸秆担来，把它们均匀地搅拌在一起，然后摊在乡间小道上，上面覆盖一层不厚的黄土，任行人、牛羊、车马蹂躏碾压。秋闲时节，一般会出现秋雨绵绵的“秋滴啦”的天气，父亲会抓住这样的天气，将摊在路上的蒿草联起码好，乘着雨水和高温让蒿草发酵腐烂。为了加快发酵腐烂的速度和沤制出“黑烂臭”的农家肥，父亲还要从家里茅厕里挑上几担大粪，灌在码好的蒿草堆里。经过十多天的闷、捂、发酵，这一堆蒿草基本上腐烂了，父亲还要把它的翻倒一遍，做最后的处理，以便使蒿草、麦秸秆、黄土搅拌均匀，充分腐烂。

清晨，父亲扛着铁钩、铁锹，带着露珠，走路形成的风，会将雾沙吹得很远很远。这个季节的沟边、滩涂、岸头、山脚会长出很多蒿草，它们充分吸取了夏季雨水和阳光的营养，无忧无虑地

线，迅速扑向粪堆，一钩下去，将粪堆推下一个大壑口，蒿草麦秸腐烂形成的热气，迅速从壑口处冒出，一股农家肥腐烂特有的味道，弥漫在乡间小路上。父亲不停地挥舞着铁钩，欲将天边的白云扯下来，揉碎搅拌在这农家肥里，让它化作春风雨，风调雨顺地滋养心爱的庄稼。一晌工夫，父亲将足有万方多的粪堆翻了一遍，最后再次码好，规整得四四方方，有角有棱，像刀切的豆腐一样整齐。

男人们在忙着沤制农家肥的同时，女人们也没有闲着，她们在忙着纳鞋底。村口老槐树下是女人们纳鞋底的好场所。这棵槐树树冠有半个打麦场大，枝头密密麻麻，叶子遮天蔽日，投下的阴凉有半亩多。邻居大娘、婶子、大嫂聚集在树下，一边纳着鞋底，一边说笑，像一群喜鹊一样，叽叽喳喳，轻轻吐在左手手心，双手合对轻轻搓揉一下，然后紧紧握住铁钩把，高高举起，猛劲落下，铁钩在天地间形成一道弧

## 连载



我和二姐刚刚走出食品公司的大门，就看见母亲怒气冲冲风风火火地赶过来。她也没打伞，浑身淋得精湿。湿衣服像绳子一样缠着母亲，让她看起来像个水生动物。她一眼就看见二姐手里的塑料袋，不由分说，劈手夺下来，拿着那个袋子就冲进食品公司院子里。我和二姐在后面小跑才能撵上她。她进了院子后，刚好与他们带的一群人迎面碰上。她吼了一声冲向我父亲，把那个碎肉劈头盖脸地朝他砸去。碎肉和汤汤水水顺着我父亲的头发往下滴落。二姨夫过来劝阻，我母亲一口痰吐在他脸上，然后也不管我们，扬长而去。

那是母亲第一次在有外人的场合没给父亲留脸面。

她依赖妹妹，确切说是控制妹妹。

我总觉得妹妹的离婚是与母亲有直接关系的。这桩婚姻原本是母亲给定下来的。母亲是个公务员，人长得体面，工作也体面。母亲的确比较满意，她自己出去说，几个孩子里面这是她最满意的婚事。但妹妹结婚后，她几乎寸步不离地跟他们在一起生活。我妹妹夫大，是个马大哈脾气。妹妹也是个有心胸的人。平日里小两口言来语去的，说了什么彼此并不在意。毕竟感情好，两个人有时候开玩笑也是不怎么讲分寸。当妈的听了，却觉得这里那里都当不动。有时候女婿无意说点什么，她不等我妹妹开口，直接就接上去了，弄得女婿甚是尴尬。对于女儿，她更是任意指责，只要不高兴了，非要说出口来不可。

慢慢地，两口子之间就出现个缝隙。但我妹妹是个没心没肺的性格，大咧咧地不当回事，也从不会拿老当外人。有时候明知母亲没理，却还是在站母亲这一边跟老公斗气，哭了闹了，就觉得没事了。时间长了，妹妹夹在两个人中间确实不好过，但他始终忍气吞